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收近信否熹此諸況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為者皆為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為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揀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諸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劾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鳴犢底消息旦夕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日前寫得趙帥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為此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函因見幸略及之也居仁遭誰喪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般過建安良便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

如云其本辨其是非按云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
其作某
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其本未定則云且

當從其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未詳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闈安問想不輟收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飢食亦粗喫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譴何之及有以當之它不足計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懇元善轉借一二筆吏速寫以來只有此一事稍稍趨時不可緩也聞公試簾前語否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須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為并手寫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偽黨為之柰何為之魁者不暇自謀特為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忽承手示為慰幼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今早遣去者更煩詳閱簽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闥以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卿煩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爲況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
遽歸不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
子端竟有哭子之悲深爲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
書爲問也欲煩篆數十字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
幸便爲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有人在此等候
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意只譬
如等閒胡寫則神全氣足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
并書之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鑄職罷
祠之命尚未被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
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
因書更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
之否韓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爲負滿此
功德否邪宓子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
說云是伏字濟南伏生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卷之八 還草草

揚子序篇有冠乎羣倫之云以為無義者固可笑而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明五夫人到日能略過此少款一二日為幸勿以徒御為憂白飭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熹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灸得脾胃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卷更煩為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脩過以今定本為主而注諸本之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體面正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有未甚定處須更子細為難也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賓所撰見與偶尋不見煩為問子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附來也廟額方礬得紙旦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龕額便中却望草寄也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昨辱惠書為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
衰悴何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
彊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熹病
粗遣諸證亦時往來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
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集考異曾帶得歸否
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
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近又
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
也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巖險尤見所存異於
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
幸為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閨禁
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因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
令子程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冀聞
吉語也奏議得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
年矣可為慨歎也但末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
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為補之乃佳耳
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其熹衰病百變支吾
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琢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略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所用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賢聖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聲

答梁文叔

亦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功夫近看孟

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闢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琢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魂陰則爲魄嗑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嗑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

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它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它求耶體魄既是兩物不知竟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竟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竟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竟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竟之發也

且鬼神竟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竟魄何耶瑒竊

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
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
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
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
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
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鬼為
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
塚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
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
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
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鬼氣雖存然鬼
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
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誦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
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
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
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
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

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可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効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嘗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己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

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意衰
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
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
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
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
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
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
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
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爲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
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
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以太重矣兼亦
不必引道之以德爲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
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

以類應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己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己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為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

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効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爲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

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
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
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
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
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
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
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
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
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爲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
但其爲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袷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
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它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爲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爲

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爲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躡等之意君子之

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
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為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
且闕之不必強為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
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
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
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
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
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
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
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於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
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
因其近以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
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
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
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

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

年近歲就實用功。勉求之而參以它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人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豪髮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賓主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賓主之辨經文不應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之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它書格字亦無訓接也。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

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己說其如它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白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爲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部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況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之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可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指矣

心廣體胖之說甚善其善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爲至非是比等
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虚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
見聖賢本意而在己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
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効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
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
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
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一矣此大學一篇之本
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
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指正相南
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風濤
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
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
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
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遺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

焉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盡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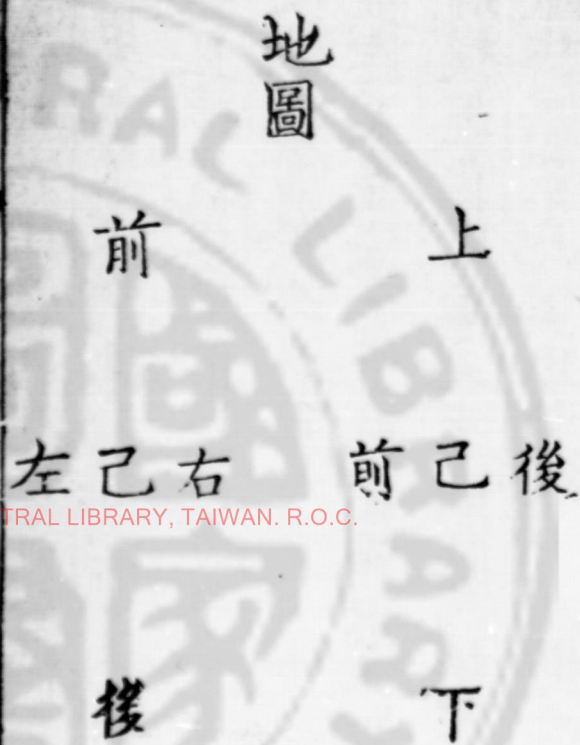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衍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取舍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而爲所以處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

當今以鄙說畫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矣

側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彊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

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攷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
止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默竊謂此段反覆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濁亦是水此理不爲堯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遲速此皆氣稟之譬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初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與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污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只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

濁者不為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
為如何

此說但以性善為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
反覆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
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
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
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
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
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默竊
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
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
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
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天地默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
之愚不肖意味殊少默竊妄意謂上下察是
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

之言爾非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爲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爲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爲如何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丁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違別違字乃違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違也越字却是違越之意豈得違越得它直翁云纔有放心便是違越仁矣默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覆論之也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
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
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
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學
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
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
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見之也

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
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則知其性

云云

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之果行
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
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
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
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為學之始固
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
篤也默以為惟與道不隔者為能信篤若與道
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

答江德功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下多
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
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
敢遽然主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
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
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
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
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習所論遮攔
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
之本意則誠是真實敬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
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
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它日款
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
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
同體等語亦當俟面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
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
事也

答江德功 辛丑正月二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爲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爲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内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爲內邪意爲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反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詳細也所喻舊學之誤但爲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舊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不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躡等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功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指書是

病倦後看文字不得三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工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

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
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
愈勤不懈此在它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
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
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
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
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
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
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旣曰乾健也而又
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
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
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無首乃用程
傳無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
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
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
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
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
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
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
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

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
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
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
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
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
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踈耳
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
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
上更不曾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
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
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功夫虛度
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
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
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
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
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
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
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
鑿已見且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
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

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略此奉報千萬詳之若以爲是幸即加功若以爲非即此言不煩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喻矣

答江德功

熹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初忽聞奏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命旦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一到都下面懇而歸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解偶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略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爲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曳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日有以辨明然罪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雖使得罪亦勝忍恥作官也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觀然聞極踈

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
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
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
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
不欲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寅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
益可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
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
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
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
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
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寅竊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
毀傷萬世之通義也秦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
立者秦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
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
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

太王欲立之而未
命季歷必為叔齊之

事逃而適它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口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略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爲未善故程子亦以爲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泰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

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喻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爲誠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爲誠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

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
不甚謬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
敘事成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
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
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
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
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
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
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
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
却幸垂教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24

卷文集

卷四十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有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晦菴文集四十九

陳明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

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蔽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曾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

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

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

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技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可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

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

見成服及

陳偉

祥禫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喜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

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
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
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
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
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
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
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
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
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
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

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
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大意取象
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
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
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
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
更煩詳喻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以
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王宰之論似
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

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

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

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

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為

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

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瑄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為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

晦卷文集四十九

此書雖舊

本亦多舛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

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為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

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恠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

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恠事
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五月十七日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
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
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
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
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元就此
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為
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
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
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
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晦菴文集四十九

十

劉棻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
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為陰陽
也念念相連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
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
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踈故嘗削去然今得子
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

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晦菴文集四十九

十一

徐成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

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曰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

晦菴文集四十九

十二

徐廣

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

沴皆惡也

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

以象類言則陽善

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

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

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

晦菴文集四十九

十三

余千

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

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為知字又云心體之

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貞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

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
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
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
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
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
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
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為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
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
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
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
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
善耳所以為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
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
也但言大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
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

耶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原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原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可有諸己之信屬焉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